

徐霞客文化·历史

徐霞客《游雁荡山日记》中的“章恭毅”为何许人

◎ 章育生



▲南阁村牌楼古街 图源：网络

徐霞客在《游雁荡山日记(后)》中，以平实而精确的笔触记道：“南阁有章恭毅宅，西入有石佛洞、散水岩、洞仙岩诸胜”，“北阁有白岩寺旧址，更西有王子晋仙桥为尤奇”。随后，他写下此行更为深入的人文发现：“余冒雨穷南阁，先经恭毅宅，聚族甚盛。”这位安居于雁荡山北麓、南阁村落中的“章恭毅”，究竟是何许人也？

朱惠荣老师的《徐霞客游记校注》，褚绍唐及吴应寿两位老师校注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均未对此名给出注解。其实，章恭毅即章纶（1413 - 1483），字大经，浙江乐清仙溪镇南阁村人，是明代一位以刚直著称的名臣，亦为藏书家，卒后

获谥“恭毅”。其故里南阁，坐落于雁荡山北麓的层峦叠嶂之间，溪山环抱，古韵悠然。村中至今保存着五座巍峨的明代牌楼，连绵耸立，被誉为“天下牌楼第一街”，默默诉说着往昔的荣光与风骨。

明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徐霞客第三次探访雁荡。他不仅是一位纵情山水的行者，更是一位严谨的地理考察者。五月初三，他登临雁湖岗顶，俯瞰水系走向，明确“其北望者”与主脉无关，并首次“北瞰南阁之溪”，将这片区域纳入地理观察的视野。次日，他进一步界定：“北上二里…北颓然直下，即为南阁溪横流界。”至此，南阁作为

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，在其笔下方有了清晰的轮廓。

然而，徐霞客的探索并未止步于自然山川的描摹。五月初七那日，他“冒雨穷南阁”，从遥望转为亲履，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深入踏勘。此行，他精准地记录了“南阁溪发源雁山西北之笪峒岭”的水文本源，并以充满动感的文字描绘了周边的地形：“溪北大山，自笪峒迤邐而来，皆层崖怪峰，变换阗辟，与云雾争幻，至阁而止。”科学准确地解释了“南阁”地名的来历。正是在这山水汇聚、云雾变幻之地，他走进了章纶的故宅，记下了那个“聚族甚盛”的瞬间。一次地理考察，由此自然地延伸至对一方人文渊源的触及。

章纶的少年，便显露出不凡的志趣与刻苦。读书极为专注勤奋，乃至有“糖墨不辨”的轶事流传——因沉醉书中，竟误将砚中墨汁当作红糖蘸食粽子。其师曾命其咏梅，他即景赋诗：“梅生山谷间，不与群芳异。霜冷雪寒时，清香满天地。”诗如其人，那份不随流俗、于严酷中独守清香的品格，已然初显。章纶早年受业于温州知府何文渊主持的“知府班”。何文渊赏识其才，取“经纶天下”之意为其改名“纶”。后娶虹桥瑶岙朱亮之女朱玉凤为妻。

正统四年（1439），章纶登进士第，步入仕途。他人生的重大考验，出现在景泰年间“土木堡之变”后的动荡政局中。当景帝欲更易太子，满朝文武多缄默观

望之际，章纶深感忧愤。他曾试图劝谏恩师、大学士何文渊，却见其因赞同易储而欣然自得。章纶当即正色斥道：“恩师昔为百姓称颂，今竟行此失节之事！”言罢掷杯而去，与之决裂。随后，他怀揣必死之心，毅然上呈《修德弭灾十四事疏》，直言请求复立储君并朝见被幽禁的太上皇（英宗）。奏疏触怒景帝，章纶被连夜打入诏狱，遭受酷刑拷打，“濒死无一语”。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，他以碎瓦为纸，磨钉作笔，刻下《困志集》一百九十四首诗，其中“肌肤遍历风霜苦，肝胆原同铁石坚”之句，正是其铮铮铁骨的悲壮写照。

章纶的刚直亦贯穿于为政始终。他心系民生，成化元年两淮饥荒，即上奏救荒四策；亦敢为遭劾的温州知府范奎直言，虽未能力挽，其以民意为本之心昭然。然其“性亢直，不能谐俗”，屡遭排挤，终被调任南京闲职达十八年。“夺门之变”后获释起用，晚年致仕归乡。宪宗追赠南京礼部尚书，谥“恭毅”。其晚年诗“人情孰不恋为官？争奈包羞无耻难”，可谓一生坚守的独白。

如今，南阁村的牌楼古街依然矗立，那沉默的巍峨的牌楼群，是凝固的恩荣，亦是穿越时空的精神风骨。章纶是传统士人“威武不能屈”的人格典范；其故居因徐霞客的到访，成为地理科学与人文情怀交织的坐标；而他与雁荡山水相映衬的一生，亦使这方灵秀之地，承载了一份亘古长存的浩然之气。

“亦是吾家峰”——从徐霞客与黄道周情谊谈起

◎ 程天歌

徐霞客在他著名的游记里写过“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，而有奇若此，前未一探，兹游快且愧矣”，其中的向往和牵挂是跃然纸上的。徐霞客曾在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二月初三至十一日，以及两年后的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九月初三至九月初六两游黄山。徐霞客走完全程，见识到黄山奇峰、云海变幻之美，感受到温泉的愉悦舒畅，所见所闻不仅在他流传后世的《游记》里化作《游黄山日记》前后篇，对黄山的欣喜之情还告诉过很多朋友，久而久之便留下了名言：“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，登黄山天下无山，观止矣！”

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徐霞客的好友黄道周因上疏得罪皇帝，被贬为民，“二月挂冠出都门，至南京，西游黄山、白岳、九华、匡庐诸胜”。黄道周在二月初九、他生日的那一天带着夫人和刚满月的儿子启程南归。先曲阜、再徽州、又南京，七月与徐霞客途中相会，一起重游镇江金山、焦山，后又结伴泛舟同游太湖。自崇祯元年（1628）三月“万里造膝”，徐霞客专程从江阴赴漳州，在族叔徐日升介绍下认识名士黄道周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结下深厚的情谊。

黄道周字幼玄，号石斋，世人尊称石斋先生。崇祯三年（1630）二月，黄道周进京船过京杭大运河边上的常州，徐霞

客知道后，马上雇轻舟快行，追到镇江丹阳，友人记录此事，称“石斋北上，又冲寒迫及于云阳道中。沽酒对饮，且饮且题诗，诗成而酒未尽。文不加点，况郁激壮，遂成绝调。盖以奇人遇奇人，当奇境而成奇文，故宜也。”徐霞客在出游途中，曾向他人介绍黄道周：“至人唯一石斋，其字画馆阁第一，文章国朝第一，人品海宇第一，学问直追周、孔，为古今第一，然其人不常见亦不易求。”黄道周不仅是知名学者，亦是著名诗人，一生作诗2300多首，其中有45首写给徐霞客。这一次水上重逢，推杯换盏之际，黄道周提笔为徐霞客作一首长达490言的七言古诗。诗中不仅追述了徐霞客孤筇双屐游天下的传奇经历，还借事抒怀，谈到报国之情。徐霞客不仅爱读这首诗，更为黄道周独出机杼的书法所叹服，之后不久便请文震孟、郑鄮、陈仁锡、项煜等4位好友为诗作题写了跋文，又请良工将诗作和跋文勒上碑石，陈列在老家江阴的晴山堂内。

崇祯六年（1633），徐霞客北游五台、恒山后，专程赴福建与黄道周晤叙。他们同游漳州的云洞岩、大峰山，一口气写下30首赠诗，如《五言古风四首》《分庵十六韵》《七言绝句十首》，见证了彼此情谊。在《五言古风四首》序跋里，黄道周写着“右四章，百韵，千字，值徐振之行，



▲黄山美景 图源：网络

潦草成篇，聊存远证。幸为藏拙，并以覆酱，不作灯纸也。癸酉（崇祯六年）长秋，丹霞侨次，弟黄道周书。”

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十月，黄道周船过南京时，得知徐霞客故去的消息，心里无比悲恸。过镇江，即将转入运河之

际，想起从前故事，黄道周给徐霞客长子写了一封信，其中说道“缙绅倾盖白头者多矣，要于皎然物表，死生不易，割肝相示者，独有尊公。”随信一起写出的，还有一首寄托哀思的七律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知我未凋犹强饭，闻君临蓐遂推篷。十洲五岳齐挥泪，履齿无因共数峰。”然而当时正值多事之秋，国家处在飘摇之中，南明弘光元年（1645），黄道周组织义军抗清，战败入狱。黄道周在狱中留下多首诗歌，如《辞黄山有序》，序为“就俘以来，义在必死，生平所历，黄山、白岳、匡庐、九华、浮丘、龙首、穹窿、玄墓、洞庭、三茅、天目、径山、西陵、宛委、天台、雁宕、罗浮、怀玉一十八翁，要当一一谢之。生死千秋，未必再晤；风雷楮墨，载其精神，亦使山灵闻之，谓吾不薄也。”诗作“亦是吾家峰，神物不可谱。顶髻在心眸，一一屈指数。”

黄道周告别人世之际称黄山等大好河山为“吾家峰”，表达他的深深留恋。临刑前昔，黄道周作《发自新安，绝粒十四日复进水浆，至南都示友其二》：“诸子收吾骨，青天知我心。为谁分板荡，未忍共浮沉。鹤怨空山曲，鸡啼中夜阴。南阳归路远，恨作卧龙吟。”一直到这时，他心中惦念仍是战友，以及心心念念的“吾家峰”。